逐梦

有青山为邻

陈　果

一

食材全部到位，五十间客房也已收拾妥帖。刚喘口气，何永芬接到电话，客人行程暂缓。没有我想象中的失落，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客人迟早会来。”

房前屋后都是青幽幽的大山。虽一片青绿，却不单调。黑白二色栖身其中，时不时出没。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蜂桶寨乡邓池沟村，是全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。正是这不同凡响的黑白二色，在不动声色间为何永芬打气撑腰。

和村里另外三十八户人家一样，何永芬一家是从几百米外的高处，搬来邓池沟村新安置点“熊猫新村”的。就着地势，新村中一栋栋房屋按“川”字形分列。房屋之间，有花有草有树，有池有亭有桥，还有时不时从斜径旁、小溪间探出头来的卡通熊猫形象。外墙面上的“米”字格木条，屋顶上的小青瓦，尽显川西民居韵味。

之前，何永芬家二十多亩地里种着玉米、土豆等粮食，也种着一些药材。后来“退耕还林”，她家剩下的地不到四亩。没多久，它又来了。蜂桶里的蜜没来得及割，它捷足先登。它就是当地人口中的“黑白熊”“白熊”“花熊”，打不得骂不得的国宝大熊猫。

那时候，正赶上政府号召生态移民，何永芬决定，搬到新村去。

虽说图纸上的新村好看，但大家心里还是舍不得老屋。乡领导把大伙聚到一起开会，鼓励大家办民宿、搞旅游：既给大熊猫让出了生存空间，也可以依托青山绿水与大熊猫发展旅游，把日子过得更好。

何永芬从此就暗暗留了心。不光自家办起民宿，一些村民闲置的房屋，她也租了过来。

2015年新村甫一落成，中国扶贫基金会便组织民宿经营者们去杭州开眼界、学技能。回家没多久，订单来了。起先是省内的，然后是国内的，紧接着，国外的也来了……何永芬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，从7月1日至8月31日，房间一天没空着。

新村客源一直好。尤其夏天，汽车从村口蜿蜒到了山腰。有人这时候才回过神来，说大熊猫“抢”了一块地走，还回一碗“饭”来。何永芬却说，招来游客的既是大熊猫，也是这青山绿水。

“是亲必顾，是邻必护。山上的草和树、兽和鸟，不是远亲也是近邻，都应当善待。”何永芬感慨。

二

离开邓池沟村，汽车沿S210线驶出不久，依山而建的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小楼院映入眼帘。

四十七岁的李贵仁在这里工作已二十八载。从巡护员到大水沟锅巴岩片区负责人，他的工作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：巡山。近四万公顷的地方，一草一木他们都要看护，一禽一兽他们都得照管。

那年，初中毕业的李贵仁受父亲影响，干起巡护员。李贵仁的父亲李武科不简单，他曾照看过北京亚运会吉祥物“盼盼”的原型——大熊猫“巴斯”。

1984年2月，一只下山觅食的大熊猫误入冰河，被当地农民解救。这只大熊猫后被称为“巴斯”。当时“巴斯”身上长满密密的脓疮，照看它的任务，交给了正带着没娘熊猫“安安”的李武科。李武科把“娃们”带回家中，晚上和它们睡一张床，白天同它们住一间屋。喂奶时，他一手一个奶瓶，顾此也不失彼。“娃们”上厕所，憋出一身汗的却是他。在李武科的精心照料下，“巴斯”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告别宝兴，几经迁徙，“巴斯”落户在了福州动物园，后来，成为北京亚运会吉祥物“盼盼”的原型。

回忆起二十年前那场拯救“戴丽”的行动，李贵仁历历在目。当时，得知锅巴岩山崖上有大熊猫受伤，李贵仁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。没想到，因天色向晚，看不清人们意图的大熊猫不肯现身。第二天，白雪皑皑的山上，搜救队伍几经努力，仍是一无所获。大家正心急火燎，一块白里透红的雪团从头顶掉落下来。把大熊猫“请”进铁笼后才看清，这只不到两岁的大熊猫，右耳朵被撕扯掉不少，左后肢也是血肉模糊。经医生现场处理后，“戴丽”被紧急送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院。最终虽然活了下来，左后肢却没能保住。

说起“戴丽”，李贵仁的情绪有些低落。讲到“硗远”，他的神情才重新舒展开来。那年，硗碛乡柳落村的老乡在山林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“硗远”，出差在此的县公安局干警当即带着它往县医院赶……从医院回来后的“硗远”被交到李贵仁手上，他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照顾受伤的大熊猫，父亲的经验值得学习，但去四川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进修过的他不会照抄作业，他有自己的见解。“硗远”也争气，在李贵仁的照顾下恢复得良好。

去深山老林里巡视一趟，有时要花上五六天，只有轮休时才能回家团聚。我问李贵仁，有没有嫌弃过工作单调，他却“答非所问”：以前没有大熊猫、金丝猴活动的区域，现在有了；山青了，水绿了，这样的环境，大熊猫最喜欢了！

如今，李贵仁每个月仍要“撵”自己上山两三回。否则他心里会慌，脚底板会痒。

三

汽车继续往夹金山开，二十分钟后，到达硗碛乡夹拉村芦山地震后易地重建的仁朵藏寨。开民宿的王开志，为我泡上一杯茶。袅袅升起的热气里，时光在他的讲述中展开。

曾经，硗碛乡每一条山沟里都有大熊猫出没，“能见度”最高的是和平沟。王开志十九岁起在生产队里放牛，和大熊猫相遇的机会自然也更多。

然而后来，几百名伐木工开进和平沟，参天大树纷纷被砍伐。从此，大熊猫来得越来越少，泥石流却来得勤了。

和平沟情况改善得益于“天保工程”，伐木工变成种树人。在那之后，一度难见到的“黑白熊”，渐渐又成了常客。

植春玉是王开志的妻子。那天，她同女儿女婿去一道山梁采摘野菜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临到目的地，一行人停下脚步。只见七八米外的白杨树下，一只大熊猫幼崽半卧半躺。试着向它靠近，它一点儿也不躲闪；大声叫它让路，它竟纹丝不动。凭经验，植春玉知道小家伙生了病，此番拦在路上，便是为了求救。顾不上采摘野菜，三人背着“病号”一刻不停往山下跑。接到电话的县林业局工作人员驱车赶来。临上车，大熊猫回头“啊”了一声。工作人员心细，见植春玉红了眼圈，提议她将大熊猫搂抱怀中，拍张照片留念。拍照时，小家伙不仅相当配合，病也好像好了三分。

听王开志讲过这段往事，我的目光移向了植春玉，问她：“最近一次看见大熊猫是什么时候？”

女儿王洪梅抢着回答：“就在几天前，离我家不到五百米的一道边坡上。十几个人围观，它也不惊不诧。我当时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林业局。”

比起女儿，王开志的语气要平静得多：“住在和平沟，我们更应该懂得‘和为贵’。毁林容易成林难，这青山，这林子，这熊猫，都是我们要珍惜的好邻居。”

四

自硗碛乡场上到夹金山顶，公路上横着五道桥。柳落沟的入口与头道桥相隔不远。

朝阳下的雪山一派庄严。对于罗卫东来说，这是十年来无比寻常的一个早上。他和夹金山林业局柳落沟森林管护站的三位同事，共同看护着七万八千六百多亩森林。

站定在一块草坡上，目光划出一道长弧后，罗卫东侧身告诉我：“这些树，除了靠近山脊的原始森林，剩下的差不多都是我们栽的。”

不管语调还是神情，罗卫东没有表现出一丝得意。我正暗自惊讶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砍树是十年，栽树也是十年。”

高中毕业，正遇上夹金山林业局招考伐木工，罗卫东报名并被录用。进了山沟，遇到直径一两米的大树，成为伐木工的罗卫东先拿油锯在树上开出凹槽，再将身子蜷进凹槽里作业。“天保工程”启动后，罗卫东和工友们放下油锯斧头，扛起挖锄铁锹。起先在西河，后来到柳落沟，罗卫东都是班长。冬季挖坑，长宽各四十厘米、深二十厘米的树坑，一亩地得掘出一百三十个；开春栽树，需要背着二十厘米高的上千株树苗，徒步四个小时；接下来，没有一天不是弯腰上万次，不是一次次汗湿了全身。十年之后，罗卫东估算过，自己种下的树至少有五万棵。

柳落沟管护站最多时有三十多人。罗卫东的岳父和妻子退休前也在这里种树。蹚过一道溪流，穿行在一条条山坳中，罗卫东为我指认起一块块林地时，很有些如数家珍的味道：“这是我栽的，这是妻子栽的，那是岳父他们栽的……”此时再看他的脸，比起之前明显明亮了许多。

攀上一道陡坡，一块不大的平地上，我与它们相遇。那是一片冷杉，二十多米高，如仪仗队员般站直了身子。仰望它们，那傲岸的身姿让人感动于生命的旺盛与热烈。此刻，林深处传来金丝猴的叫声。听得出来，它们精神抖擞，心情不错。

眼前一幕，让人感到有些突然。罗卫东蹲下身子，张开手臂，缓缓地，把一棵树搂抱在怀中。而后，把脸贴在深灰色树皮上的他，笑眯了眼说：“加挂了‘大熊猫国家公园柳落沟管护站’牌子，我们的腰杆比以前挺得更直了。”2021年10月，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。宝兴片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我记住了这一幕。这是2022年4月10日的午后，夹金山麓，柳落沟中部，山势突然缓和、阳光悄然折叠的密林里，在一棵高大的冷杉树下。

图①、图②、图③分别为“熊猫新村”一角、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内的大熊猫、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风光。

图片均为**高华康**摄

制图：**赵偲汝**

我与一座城

绿水环绕旬阳城

赵攀强

一座城，有绿水青山的环绕方才灵动。我爱上旬阳城，其实是恋上绕城的汉水旬河和抱城的群山绿树。

陕南旬阳，清清旬河与悠悠汉水缠绕，苍茫秦岭与巍巍巴山围裹。立于宋家岭山顶俯瞰城池，小城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，浮在这幅天然的山水图上，真是城在山中、山在水中、人在景中。

到旬阳城去，是我儿时梦寐以求的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第一次进旬阳城是1980年7月。那时，我考上了初中，父亲带我赶着羊进城卖，以换取些学费。晨曦初现，我们就动身，从巴山腹地摸着山路来到吕河渡口，上船过汉江，顺着316国道，吆着羊走到县城。那时的旬阳县城只有老城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傍山。石头垒砌的房子，依山而建，鳞次栉比。沿旬河边而上的石阶，斑斑驳驳，曲曲折折，连接着单位与民居。街面上，店铺罗列，吆喝声四起。主街道上，人流如潮，挑柴的、背山货的、担石炭的人摩肩接踵。偶尔来一辆大卡车，人们纷纷让道，并一直注目着，直到大卡车消失在街道尽头。站在县城的制高点龚家梁四面眺望，悠悠旬河自北向南，一路逶迤，曲水环绕，最后欢快地扑入汉江的怀抱。

1995年12月，我从乡镇调到县城报社工作，住老城衙门口的县委家属楼内。那时候，旬阳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主城区由老城龚家梁转移到了新城菜湾。昔日的菜湾，是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，旬河两岸空旷荒凉，除了几间农舍，就是荒坡草滩，杂草丛生。后来，县城主要机关单位相继迁到这里，居民也纷纷前来定居，荒滩变成新城。如今的菜湾，大小商铺门店映入眼帘，各式灯箱广告色彩斑斓，热闹非凡；绕山的那条过境路经过改造，路面宽阔，街边建筑整齐划一，商贸大街宽畅繁荣；新建的祝尔慷广场，已成为旬阳人的文化活动场所。菜湾新城的现代气息与老城龚家梁的古朴风格，形成鲜明对比，更增添了旬阳城的魅力。

空闲时间里，我总要在旬河边走一走，去汉水畔溜达溜达，到高山上坐一坐。听旬河与汉水合唱，看青山和白云缠绕，感受旬阳城日新月异的变化。我陶醉于其中，也渐渐爱上了这座城，爱上它的绿水青山，爱上它南北兼容的方言、饮食、民俗文化，爱上它四季分明、光照充足、雨量充沛的气候环境。

曾几何时，旬阳人的发展愿望强烈，为求发展，当地矿产开发一度失衡。后来，旬阳人清醒地认识到：绝对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。

为涵养一片蓝天和一江清水，旬阳关停了不合格的污染企业。经过坚持不懈地综合治理整顿，旬阳城的全民环保意识大大提高，企业环保设施得到极大改善。旬阳人积极投身汉江旬河两岸绿化工程之中，每年春秋季，机关干部与当地群众一道，上山植树造林。犹记得每年春天，我们都会到县城周围的宋家岭、上渡口、灵崖寺等地方栽植新绿。城边栽上了狮头柑、樱桃、枇杷、蟠桃、核桃、银杏等经济林木，间或栽植上侧柏、松杉、香樟、刺槐、黄栌木等绿化树种。在新城县委大院后坡的宋家岭、旬河与汉江交汇处的王家山两地，还建设了森林公园。

如今的旬阳城，群山环抱，森林翠绿，蓝天如碧，白云飘渺。公园里，绿草茵茵，杨柳玉立，鸟鸣四起。广场上，熙熙攘攘，轻歌曼舞，悠闲的人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。夜晚的旬阳城景色更美，老城、新城的霓虹灯，一起映照在旬河、汉水上，把弯弯曲曲的旬河、汉水，染成五彩缤纷的长龙，环抱着同样灯火璀璨的小城。登高远望，此刻的旬阳城，与绚烂的旬河、汉水，晴朗天幕上的星河融为一体，好一派美丽醉人的夜色。

掬一捧甜甜的旬河水畅饮，品出悠悠的乡情；打一罐清清的汉江水煮茶，飘出浓浓的茶香。清凌凌的旬河、清亮亮的汉江又回来了，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。而今，已建成的蜀河水电站和即将建成的旬阳水电站，让这里的人们出门就是水，人在画中游。

2021年，国务院批复同意陕西省撤销旬阳县，设立旬阳市。旬阳上下欢腾，备受鼓舞，旬阳的高质量发展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。

前不久，我携家人沿汉江下行，沿途所见的旬阳，悠悠汉水碧波荡漾，汉江岸边，森林覆盖，绿树葱茏，好一个山清水秀，绿意环绕。眼见着旬阳城，山更绿，水更清，天更蓝，云更白，景更美，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怎能不感到幸福呢？

下图为旬阳风光。

曾　凯摄

泥土芬芳

摇曳着紫云英的田野

金　艺

清晨的薄雾由远及近，吹向这片长满紫云英的稻田。斑鸠“咕咕——咕”的叫声穿过薄雾，引出几声鸡鸣和狗吠，橙色的朝阳从田野的尽头慢慢升起。这片田野地处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。如果把镜头拉远，可以看出它是广袤的赣抚平原的一小块，平平整整地被分割成几个部分，有稻田、瓜田和菜田等。

此刻，初夏的紫云英匍匐在田野。春天长满绿叶的细小枝干变成了棕红色；枝头上曾经热热闹闹的紫红色花瓣，变成了墨黑色的果荚。那果荚里包裹的小果实，一粒粒整齐排列着，每一粒都像上了蜡一样泛着光泽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家乡这片田野里就生长着紫云英。它的主要价值是翻埋后肥田，改善土壤结构，提高农田肥力。也有的种植紫云英，是为了酿制蜂蜜。紫云英刚长起来的嫩茎叶，还可摘回来做菜吃，也可用来喂猪喂鸡喂鸭。小时候的我们最喜欢把紫云英的花朵连茎叶摘下来，扭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、脖子上。紫云英和田地里的青蛙、泥鳅、黄鳝，还有电线上停满的麻雀，构成了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长大后的我，一直对家乡的那片田野念念不忘。然而有几年，由于过度施用化肥以及农药，庄稼得以迅速生长，可是，田野里连青蛙的叫声都难得听到了。种植紫云英的农民越来越少，紫云英也几乎消失了。在我看来，缺少了紫云英和蛙声的田野，就像失去了什么。

不过，这次回到家乡，我却惊喜地发现，那些田野再次充满了生机。连续几天，我每天都过来探访。

紫云英又重新回来了，并成为那片稻田的主角。配角也有不少。当中，颜色最抢眼的是老鹳草，叶片鲜嫩时是绿色，老一些了是大红色，新出的淡紫色小花朵深得蜜蜂喜爱。个头最高的是泥胡菜，这会儿它们已经开始结籽。泥胡菜的籽很像蒲公英，大朵在枝头，风一吹就四处散落。还有零星开着白色小花的蛇床子，开着黄色小花的毛茛。适量的多种植物和紫云英一起喂养着土表和土中的生物。

田野里，金黄色的小蜻蜓停在绿色的茵草上；蚯蚓和黄鳝在人们的脚下悄悄松土；小蜘蛛很忙碌，它们刺溜一下在泥胡菜和紫云英之间牵一根线，又刺溜一下滑向老鹳草，织出细密的网，捕捉小蚊虫。斑鸠和麻雀的数量比过去翻了许多倍；麻雀和黄腹山雀在泥胡草细高的秆子上追逐嬉闹，瞅准目标后一个猛子扎过去。

我没有见到这片稻田的主人，也不知他是哪一年又把紫云英种上的。旁边一块田里，一位瓜农正在拾掇一垄垄长长的土堆，在上面铺塑料薄膜，再在尖顶处间隔一定距离挖洞，种下西瓜秧和梨瓜秧。这样长出的瓜不仅干净，还不容易变质。

瓜农说，这片紫云英不用收割，等到端午前耕田，种上水稻，它们就被埋在地下，枝叶营养土壤，种子继续埋伏，第二年春天时它们自己会长，不用再撒籽播种。这块田只种一季稻，紫云英可以一次播种多年繁殖。村庄那头的田野种两季稻，早稻三月底四月初播种，紫云英等不到结籽便会被翻耕到土里，那就等到秋后晚稻收割时再播撒紫云英的种子，这样来年春天会开花。紫云英是优质农家有机肥，种了紫云英的稻田，化肥可以少用很多，水稻的口感也更好。

我禁不住感叹，家乡的农民现在生态保护的意识更强了，更多地开始关注农作物的品质，重视土壤可持续的改良利用。

想到紫云英对土地的贡献，以及明年春天扮美人间的样子，我不由对这片初夏的紫云英又多了一份喜爱和期待。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　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　邮政编码：100733　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　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　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　定价每月24.00元　零售每份0.6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